



彩雲集

一個下午，在書店裡碰到一位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。記憶所及，她師範畢業後，就執起教鞭，然後結婚置業，跟大夥兒一樣的過生活。與她閒聊幾句，才知道去年她辭去教了十多年的教席，當起家庭主婦來。未有小孩的她，每天就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，學一些久違了的東西，以及閱讀一些喜歡的文學，頗為悠閒。事實上，她為著是否繼續工作，有過不少的掙扎。但最後，當她發覺身體日漸疲憊，工作熱誠逐漸減退時，她就知道是時候停下來了。

背負、忍受、質疑

與身旁的友人談到工作時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有提早停下來的心願。但因著照顧孩子，以及「負資產」的重擔，大家都默默地忍受著超時工作的辛勞、或是公司無理的要求。「背負」與「忍受」的痕跡，刻劃在日常的愁容中，慢慢地蠶食生命，有時候心裡面會響起一陣回聲：「在哪裡？」生命意義受到質疑，信仰中的喜樂離我們很遠。「背負」、「忍受」再加上「質疑」的擔子，久而久之，壓得人透不過氣來——失眠、頭痛、無緣無故的脾氣、抗拒上班。年假旅行或「搏命」賺錢以求提早退休，則成為支撐生活的重要想望。工作再不是實踐自己的途徑，反變成奴役我們身心靈的工具。

「我也聽見了以色列人因埃及人所加的奴役而發的哀聲 我要把你們從 重擔底下救出來 脫離奴役 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 救贖你們。」(出六5-6, 新譯本)

我們習慣了那壓力所帶來的哀聲，而未有覺察它內在的訊息。我們以無奈的心情來回應它，彷彿「壓力」已成為我們的主，任由它去主導我們的生活。你有否嘗試聆聽自己的



停一停，再看走哪一條路

● 洪立群

哀聲而為它尋找出路呢？試試停下來！

解壓、痛苦、救贖

在規律性轉動的齒輪停下來，確實需要勇氣。但惟有如此，心靈的哀聲才有空間去解壓(unzipped)。在解壓的過程中，我們會感到不安及煩惱。這些感受會觸碰到「痛苦

神經線」，心理上想設法逃避。但「痛苦」正是神接近我們的媒介。我們經歷的痛苦與神在痛苦中接觸我們，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的寫照。麻木地承受的痛苦未必是最痛苦，放棄習慣而迎向未知的未來才是痛苦的事情。以色列人雖然投訴被苦待，但起碼仍有三餐溫飽。我們雖然困在工作的樊籠裡，但它仍能帶給我們金錢、身分和權力。想去認真地面對那哀聲，第一步是要停下來、接著便要像以色列人一樣，決定是否脫離那奴役我們的主人——金錢、身分、權力、慣性的責任。這些主宰給予我們安全感及自我價值，卻要我們窮一生的精力去維持。它們還會不時的挑戰我們：「改變會令你失去」、「你憑什麼過你將來的生活？」、「你是否有為你身邊的人設想？」等，都是把我們挽留下來藉口。無疑，離開熟悉的環境或生存模式，迎向未知的將來，是冒險的，卻能開展我們真正的人生。惟有我們願意去冒險，重新尋找真正的安全及價值時，神的膀臂才能伸出來救贖我們。

「我也要作你們的上帝 我必領你們進去 把那地賜給你們作產業 我是耶和華。」(出六7-8, 新譯本)

祂不單聽到我們的哀聲，也背負著我們所「背負」及「忍受」的擔子，還堅定地應許我們的未來。不為什麼，只因為祂認定你我尊貴的兒女名分。我們不斷向外尋求，結果身心疲憊。我們容許工作、金錢等生命以外的東西成為自己的主，致使我們的身心靈、人際關係受到損害。那哀聲是我們內心的呼喚，催促我們去聆聽及關注，去尋找那生命的立足點。事實上，面對著容易忘恩的我們，神只有在哀聲中與我們相遇，希望我們能選擇並確認祂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。祂所賜予的價值及安全，就如耶穌所賜的活水，叫那井旁的婦人永遠也不再渴。

(作者為本會會友)



讀書館

筆下有情

——淺談楊絳作品

● 梅雪珍



楊絳是現代著名學者錢鍾書的太太。第一次翻閱她的作品是《我們仨》(「仨」指三個人)，因為朋友說她的文筆極佳，感情真摯，不得不看，讀後果有同感。後來我又讀了她的長篇《洗澡》和多個短篇，很仰慕她對人情世故的睿智。

《我們仨》把親情或夫妻之愛都寫得很深入。楊絳在書內記下自己和丈夫、女兒幾十年的生活(兩人分別在九七和九八年去世)。正如她說：「三里河寓所，曾是我的家，因為有我們仨。我們仨失散了，家就沒有了。剩下我一個，又是老人，就好比日暮窮途的羈旅倦客；顧望徘徊，能不感嘆『人生如夢』嗎 儘管這麼說，我卻覺得我的一生並不空虛，我活得很充實，也很有意思，因為是我們仨。」楊絳一家生活坎坷，經歷過大躍進、四清、文革等我們無法想像的顛簸生活，受盡窮病折磨。鍾書就曾下放昌黎搗糞，女兒錢媛曾背糞桶，大學下鄉下廠，回家時「帶回一身的蝨子」，令她很心痛。然而，這個不平凡的學者家庭，總是互相陪伴，共同克服生命中的大小難關。她與鍾書看透世情：「(我們)飽經憂患，也見到世態炎涼。我們夫婦常把日常感受，當作美酒般淺斟低酌 因為憂患孕育智慧」。她接受和品嚐苦難，與鍾書相愛相守。只要能與丈夫和愛女相聚，就可叫她滿足而欣慰。

說到對人性的了解，在長篇《洗澡》內，楊絳便以余楠這個自戀又虛偽的小教授的經歷開始，寫出當年政治運動背後，學者間的勾心鬥角的局面和感情關係。小說一開首，余楠正籌劃丟下妻兒，與有錢有面的情人私奔他方。後來情人選了別人，余楠敢怒不敢言。但原來他的妻子早已洞悉一切，心裡也很想他走，因為不想天長地久地服侍他。到頭來，他走不了，卻說：「我討飯也不能扔了你

呀！」還「覺得自己問心無愧，確實說了真話。」人情世故，令讀者眼界大開。

楊絳筆下的愛情，並不單純是男女熾熱的感覺，也包括責任和現實生活。在《洗澡》中，主角許彥成和姚宓便曾掙扎於婚外情。書中提及原本興奮莫名的第一次約會，彥成最後都不敢赴約，因為怕傷害女方。可是他心裡又放不下，悄悄尾隨她走了半天。往後的日子，雙方以字條夾在書本裡交換心事，一直不能愛但又捨不得對方。字裡行間，滿了浪漫和痛苦。最後，他們決定把心事埋在心底，不再多行一步。在讀者心中，這段感情真實而又帶著說不出的哀愁。在短篇《小陽春》，女主角發現丈夫有婚外情時，有這樣的心情：「事實漸漸滲入意識，她一下子發現自己完全孤獨，她被欺騙，她被遺棄了 沒有一滴眼淚潤澤她心靈的乾枯煩躁，只覺自己是脫了仁的殼，去了酒的渣滓。」最後，為了孩子和生活，她接納丈夫回頭。故事中的主人翁，往往從愛到選擇不愛，從激情到選擇克制，從拂袖而去到選擇忍耐和苦候——各人內心的情緒起伏，自欺自憐，躍然紙上，使讀者不得不投入，追蹤他們的去向。楊絳的小說，每每記下人的虛偽、婚姻的冷淡和克制感情的艱難。主人翁作每個選擇背後，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掙扎，也都不盡完美。這樣的故事頗貼近真實的人生。

在《我們仨》最末，楊絳寫道：「我清楚地看到以前當作『我們家』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。家在哪裡，我不知道。我還在尋覓歸途。」她飽經風霜，下筆有情，散文如詩，小說如人生。讀她的作品有如在心靈舞蹈，穿越作者的世界，讀者自有一番掩卷嘆息的感受。(專欄完)

(作者為荃灣堂聚會)

